

前 言

时间过得真快。去年（1997年）9月29日是日本和中国实现历史性的“日中邦交正常化”二十五周年之日，今年8月12日将又是两国签定盟誓要世代代和平友好下去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二十周年纪念日的。

在这两个“大愿成就”中起着指挥作用的日中双方的最高领导者们都已不在人世了。中国的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主任。日本的田中角荣首相、大平正芳外相（后为首相）、和福田赳夫首相。

在这期间，日中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广泛领域里有了很大进展。但是在其根底里，双方之间还没有建立起“信赖关系”，这是令人遗憾的现实。其代表性的现象是，只要发生了什么事情，马上就是“历史认识”、“台湾问题”，最近又加上了围绕着日美防卫条约的“修正防卫线”的争论。特别是，就新出现的“周边事态”的设防问题，引起了中国方面极大的不信感。因为这谁都能看得出，“台湾海峡”和“朝鲜半岛”就是在设防范围之内的。

笔者在“日中邦交正常化”谈判之时，曾作为常驻北京特派员，是现场采访记者之一。在后来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交涉期间，我先在北京，后在东京，对那次长达三年以上的交涉进行了详细的追踪报道。

回首往事，面对现实时，不少人深深感到，日本民族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中，身背两个历史的“包袱”，而且对此一直是采取暧昧的态度。我也是这些人中的一个。德国前总统布尔兹在战败四十周年纪念日讲演中的那句：

“无视过去的人，最终对现实也将是盲目的”的名言，使我们再次感到意味深长。

简单地说，第一点是，日本民族在“战后五十周年”之前，对中国、朝鲜半岛以及广大东南亚诸国犯有“侵略五十周年”的历史这一“铁的事实”，在意识深处还没有进行彻底清算。第二点是，虽然战败后的日本在和平宪法之下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的发展，但实际上是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安全才得以保障的，而且在亚洲爆发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又受益于巨额军需。每当出现什么不和之事时，日本总是被中国、韩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朝鲜）等亚洲诸国打“历史牌”，被美国打“安保牌”，也缘于此。关于这点，本书“第十五章”将作叙述。

本书并不是一本什么给见识丰富的学者和研究人员提供理论的书籍。这是一个在六十多年的时间里，与以华人社会为中心以及亚洲各地的人们有着紧密关系的一个日本人的“备忘录”。

笔者在少年时代曾在当时日本殖民地的台湾渡过了十一年。这段“亲身经历”成为一个极大的契机，以致于我在学生时代选择了中文和国际关系论（主要是亚洲地区关系学）专业。在我长达三十五年的新闻记者生涯中，一大半是奔走于围绕着中国问题、日中关系和亚洲问题的采访工作。在后来担

任“朝日中国文化学院”院长的八年中，也是一直注视着以日中关系为中心的亚太地区的动向。

在那段时间里，笔者见识了无数的人物，经历了各种重要的场面和事件。本书就是以在这些场面中实际经历过和感受到的为主体，按照当时的动向所记述下来的一部手记。在动荡和纠纷之中，笔者一直追求的主题是：在这个地球上生存的人类，当然日本民族也包括在内，尽管国家和民族不同，怎样才能找到一条与他人共存之路？

将要结束的二十世纪可以说是一个“战争的世纪”、“对立的世纪”。但是在世纪末以美苏为主的思想上的冷战体制崩溃，拥有庞大人口的中国也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尽管有人说是“美国独占天下”，但世界各地还是开始出现了要求重视人类尊严的“对等和平”和“共存与共荣”的动向。

在这当中，一种新的重大局面正在展开。那就是隔着亚太地区一直对峙的美中两国正开始朝着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在努力。

震惊世界的1989年6月4日的“天安门事件”后，中国最高领导人江泽民主席于去年10月下旬作为国家元首第一次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是在失去实权者邓小平后并顺利完成了“香港的主权回归”和“第十五届党大会”等重大国事后的一次访美。在处理似乎是在借此机会发生的香港股票大暴跌问题上，中国为通货安定，也表现出了负有责任的态度。

为此，今年6月下旬美国总统克林顿将率领一千两百多人的超大型代表团，第一次访问中国。而且美国代表团一行还将借此机会访问香港。这是具有很大意义的。因为自东西冷战体制崩溃后成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总算朝着二十一世纪把与中国的关系作为对外战略最重要的课题了。

现在，在日本内部，由于国内的闭塞，不少人对美中在日本上空公开进行着的那种越顶外交的最高级首脑会谈，陷入了一种与己无关和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们也许是这样认为的：日本被美国的“行动范围”所钉死，而且被与对华改善倒行逆施的“周边事态”捆住了手脚。而中国一方面却因为“周边事态”对日本发牢骚，一方面又要与“罪魁祸首”的美国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但这不正是可以说这种局势的出现正是日本民族在二十世纪前叶和后叶欠下的那两个“历史重债”所导致的结果吗？现在正是我们要睁开过去紧闭的双眼，认清盲目不清的现状的时候了。只有吸取历史教训，面向未来，才会有光明的前途。

继迟浩田国防部长后，中国在今年春天又让将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领导人的胡锦涛国家副主席率先访问了日本。继后，日本的防卫厅和国家公安委员会的最高负责人也访问了中国。今秋美中首脑会谈后，江泽民主席将亲自访问日本。可以肯定，中国决没有忘记邦交正常化时日中共同声明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重要性。

不仅如此，今年秋天韩国的金大中总统也将访问日本。据来自汉城的报道说，金总统表示了向日韩首脑会谈之际，将对日本过去的清算、天皇陛下的访韩以及日本文化开放等问题进行全面性的讨论并探求解决方法。这是在今年4月29日在会见访问汉城的日本各报社政治部长时透露的。

金总统在会见中谈到“我衷心希望实现和解和合作关系，”并希望日韩双方都能作出努力。就日

本他举出了“德国具有诚意的态度”为例，指出日本要赢得周边国家的信赖有必要对过去进行清算。同时，他还指出韩国人民也应该看到战后日本肯定的一面，并说他对“维护世界和平、维持决不重犯历史错误的和平宪法”予以高度评价。

江泽民主席和金大中总统今年秋天的访日对在先头的“美中首脑会谈”时似乎陷入进退维谷的日本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打开局面的机会。日本应该以此为重大契机，为从根本上清算与中国、韩国以及广大亚洲诸国的“过去”，以诚意去争取在各个领域里进行广泛深入的“信赖关系的酿成”。而且，以此为基础，在日美关系方面也应该把“日美安保”这种同盟关系的实质努力从现在的“从属关系”转变为“对等关系”。

本书由衷希望的也莫过于此。诸位读者如能屈读拙书并赐以激励，笔者将感激不尽。